

同事从北方来,我时常提醒,什么时节有什么水果。尝过当季的果蔬,更容易记住一地的风情
植物品种的优劣,有时空的限制。但倘若生长几百年,仍能花开依旧,那便是奇迹
欢迎继续投送美文、随想,至“潮新闻”→潮客→话题→晚潮→参与话题。

古牡丹的江南情缘

何羽

“五百年前是一家”是人们常说的口头禅。这五百年是虚指,言时空之远,缘分之深。而上海奉贤金家有一株古牡丹,却真的在江南结下了近五百年的情缘。

这株古牡丹曾是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的“宝贝”。

据古牡丹第22代传承人金书林老人介绍:董其昌荣升南京礼部尚书之年,得知同窗好友、奉贤驷桥金学文家中新居落成,于是亲笔书写“瑞旭堂”匾额,连同家中两株老牡丹“昌红”“粉妆楼”一起作为贺礼,送到了金家。金学文将匾额高高挂起,又将这两株带土移来的老牡丹种植在中堂天井花坛内,精心照看。其后,金家22代子孙守护至今。那株“昌红”曾分株移至上海松江,即为现今“醉白池公园”内的那株牡丹,但母株因光绪年间金家弟兄分家移栽而枯死。这株“粉妆楼”从未移动,而今已是江南地区最古老的牡丹。

江南地区多雨水,土壤有黏性,含水量大,不利于牡丹生存。但金家有一道祖传秘方:每年冬至前后、冬末春初这两个时间点,各地上一大锅猪肠,煨成浓汤,再在牡丹根部周围用铲刀挖一圈浅沟,把冷却的猪肠连汤埋进去。

虽说祖辈们的故事追忆困难,数百年养护经验仅通过口口相传沿用至今。但金书林从父亲金菊如身上,又仿佛看到了祖辈们爱花护花的坚定、辛劳,甚至苦难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上海某英国公司曾派人上门求购“粉妆楼”,一开口就是十万英镑。十万英镑折合当时人民币约百万元,那时普通百姓每月工资仅几十元。更令村民咋舌的是,无论对方怎样游说,金菊如就是不点头。对方以为金家嫌钱少,就请金菊如开价。金菊如的回答还是这句话,“这古牡丹是我的传家宝,给再多的钱也不卖!”

文革时,有一天,金菊如被抄家了,很多祖传老物件都被抄走了,但那些人还不肯走,紧盯着这株古牡丹。带头的“小将”发话了,“古牡丹是四旧,也要破除,连根拔掉!”一群人操起家伙就往前扑。金菊如抢先几步冲上去,张开双臂护住牡丹,一字一顿地说,“要搞死牡丹,先搞死我!”此刻的金菊如,目光如炬,巍然不动,这架势透着拼死抗争的凛然正气,竟吓得那些人举步不前,慢慢地后退。

1988年,金菊如去世,护花重担传到了长子金书林的肩上。

20世纪90年代金家老宅拆迁,成了一片荒地。没有了宅院庇护,古牡丹孤身独立,常被顽童或村民折去枝叶和花朵。金书林看着焦急、心痛,深感对不起祖上、对不起牡丹,但又不知道如何化解。

为了避免出现意外,金书林写信向有关部门求助,没有得到回复,再写,还是没有回音,继续写,连写了四五次。

直到1994年,才引起了有关部门重视。1995年,上海市园林局派了两位专家实地探访,之后,政府很快下拨资金,为古牡丹搭建围墙。

这件事让金书林看到,只有在政府支持、保护下,古牡丹的命运才有切实的保障。辗转反侧想了几夜,他决定,让“传家宝”成为“传国宝”。

1995年8月25日,金书林将古牡丹正式捐献给上海市园林局。园林局接收后,与当地联动,在原地修建了“明代牡丹苑”,免费向公众开放。村里协调电力部门将周边的高压线移开,还对通往牡丹苑的那条小路进行拓宽、修筑。古牡丹日常仍由金书林、王秀琴夫妇管理养护。

金家因拆迁分到的新房在沪杭公路,为了方便照顾古牡丹,金书林老两口住进了牡丹苑附近一处废弃的平房。这平房,乍一看,像是拾荒者的栖身地。但老人毫不在意,他们最上心的是给古牡丹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家。

2012年3月的一天夜里,金书林在深睡中做了一个梦,梦见古牡丹突然不见了。一个惊吓,他猛然坐了起来,冒出一身汗,揉了揉眼睛看看四周,发觉是个恶梦,就又躺下了。但不知为什么,他怎么也睡不着了,越想越不踏实,越想越不放心,于是,披上外衣,借着月色,来到牡丹苑。令他震惊的是,园门大开,有人竟已挖掉了一部分的牡丹根。他赶紧打110报警,也向村里报告。第二天,牡丹苑装上了摄像头,实施24小时监控。金书林自己则一连几天蹲守花前,细心照顾,施以养料,嘴里还念念有词,祈祷上苍庇佑。奄奄一息的古牡丹像是感受到了人间仁爱,又一次顽强地活了下来。

每年三月,金书林的心情就像等待孩子出生,喜悦,兴奋,期待,又带着一点点忐忑。围着已有1.6米多高的古牡丹,他转了一圈又一圈,时而踮起脚,时而弯着腰,时而俯下身,仔细数着如婴儿拳头大小的花苞,一个,两个,三个……越来越多的花苞,像一群从美梦中醒来的少女,在茂盛枝叶的掩映下,一个个探出头,露出脸,笑逐颜开。

花开了!

爱花人欣喜若狂,奔走相告。僻远的田间小路车辆穿梭,新老朋友、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。看古牡丹盛开,已成为很多上海人每年春天的一个仪式。再后来,台湾同胞来了,新加坡客人也来了,更有趣的是几位美国游客,非要拉着金书林合影不可,他们通过翻译,激动地说,美国只有200多年历史,眼前这株中国牡丹就有近500年的历史,我们都应该喊她“老祖宗”。

如果说,金家人以前守护牡丹,守护的是自家福祉,那么,自捐献之日起,金家人守护的是大家的喜悦与希望,守的是“重情守信”的优秀传统文化,守的是花开富贵、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!

瓜田往事

桑飞月

每到夏天,我都会想起故乡昔日的那些绿瓜田,以及有趣的瓜田往事。

有那么几年,村中几乎家家都种瓜。除了西瓜,还有八里香、绿甜瓜、菜瓜……以及一些我叫不出名儿的瓜。瓜秧们牵牵扯扯,铺绿了一块又一块田地。夏日走在田间,甚至能闻见瓜们氤氲出的温热香气。

瓜田里,除了瓜,还有瓜庵。瓜庵通常是一人字形窝棚,木头搭好框架,然后蒙上一层用来挡雨的塑料布什么的,最后再在外面盖上防晒的麦秸或玉米秆,就成了。想更舒适些的人家,就又在瓜庵前搭了凉棚,凉棚上爬着丝瓜。

瓜庵的主要作用,就是用来瓜住宿的。鲁迅先生笔下的闰土看瓜,看的主要是獾猪,刺猬,獾。我们是平原,没有这些小动物,看的就是人。如闰土所说,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个瓜吃,不算偷的,我们这里其实也一样。那看的是谁?个别坏瓜贩子。据说他们会在夜间带了麻袋来偷瓜,偷了拿去卖,甚是可恶。

暑假,我喜欢呆在瓜庵里,并时不时地会出营巡逻。瓜田像个瓜类博物院,同时也是个江湖,里面有大瓜、小瓜、奇瓜、靛瓜、傻瓜……也有较量、暗妒、炫耀及其他。故而,有的瓜长着长着,就崩了,裂了,自挂东南枝了……这种瓜,得立刻摘下来,能吃的吃掉,该扔的扔掉,否则,它会影响到其他瓜的生长。

我从没在晚上看过瓜,很想看一次。与老爸商量,他竟然答应了。吃罢晚饭,我们打着手电筒来到瓜田。然而,待灯光熄灭后,瓜和瓜田,都沉入了黑暗的海,只有旁边的玉米地在微风吹拂下飒飒作响。这时,我想起同学曾告诉我,说是玉米地里可能藏有狼……于是,那声音,越听就越令人惆怅。瓜庵里就更不用说了,黑咕隆冬的,又闷又热。“唉……”正当我郁闷时,老爸说话了:“想回家还来得及啊。”我一听,立马逃出瓜庵跑回家了。

记不得打哪年始,乡间开始流行出门打工。这一打,就把瓜田打得几乎没有了。青壮年们都出去了,没人看瓜啦。

父亲是最早出去的那批人。他走后,家里的农活,就全都落在了母亲肩头。母亲早年是位教师,不善农活。于是,我决定帮她。妈妈让我负责河沿头的二亩豆子,豆子矮,好伺弄。

邻着豆子地的,竟是一大块绿瓜田。瓜田中央有瓜庵,但白天我从未见有人来,令人很尴尬。俗话说,瓜田不纳履。可是,不会使用锄头,只能蹲着薅草的我,简直比纳履还更像偷瓜……我努力让自己心平气静。

一天,邻地人来瓜田卸瓜时,剖了一只大瓜,叫我过去一块吃。我自尊心很强,觉得吃人家的不好,怎么都不肯去。最后,他们竟然抱了一只瓜,放在豆子地里,让我渴了自己吃,这令我更为难了。圆滚滚一只大西瓜,赤手空拳的我怎么吃。老爸开瓜,有时会抡起拳头,“通”的一下砸下去,就把西瓜砸开了花,可我没那个本事呀。抱回家吧,也不好。路上遇到人,笨嘴笨舌的我,能解释得清?最后,傻瓜似的我,竟然把这个西瓜继续留在了豆子地里。

第二天,送我西瓜的那位奶奶又来了,指着我佯装生气道:你咋恁有志气哩?嗯?我傻傻地笑着,不语。

因不爱说话,又不会做事。我的成长显得很傻很笨拙,但我认为,它还是不乏香甜的。

如今,我已不像少年时那样不通事理了,见了面,亦会赶紧打招呼。而当年那位奶奶再见到我时,都会上来握住我的手,乐呵呵地笑。这时,我常常会上前给她一个拥抱,而每抱到她时,我都会想起豆子地里的那个西瓜。

写点生活



陈骥

你写,我来发